

记忆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儿，将这城市的履历串成一本书，
一百年的书，前半部分已泛黄发皱了。涩涩的记忆
被时间击成碎片，像散落的星空，幽幽的，
反而很美。远远地回望，历史便变
成一笔无形的精神财富，沉

陆安 著

淀在记忆里，成为今
天的参照，成为
前进的路
基。

青岛近现代史

QING DAO JIN XIAN DAI SHI

青岛出版社

青岛近现代史

陆安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贺中原

封面设计 韩志斌

青岛近现代史

陆 安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排版
青岛双星集团华信印刷厂印刷

*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3.37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5436-1915-6/G·815
定价:16.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德国对青岛的占领与统治	(1)
第一节 青岛的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章高元与青岛建置	(4)
第三节 巨野教案	(10)
第四节 德军入侵和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 ...	(12)
第五节 残酷的殖民统治	(15)
第六节 经济掠夺与开发	(25)
第七节 青岛人民的抗德斗争	(33)
附：德国胶澳总督府历任总督一览表.....	(38)
第二章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	(39)
第一节 日德青岛之战	(39)
第二节 军事管制	(44)
第三节 经济掠夺与开发	(48)
第四节 五四运动和青岛回归	(53)
附：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官一览表.....	(60)
第三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	(61)
第一节 动荡的政局	(61)
第二节 困境中的青岛经济	(66)
第三节 青岛团组织和党组织的建立	(72)
第四节 国共合作在青岛	(78)
第五节 青岛惨案和第一次工运高潮	(82)
附：北洋军阀胶澳督办一览表.....	(97)
第四章 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	(98)

第一节	国民政府接管青岛	(98)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	(119)
第三节	第二次工运高潮	(133)
第四节	初步发展的青岛经济	(137)
第五节	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	(158)
	附:国民党青岛市长一览表	(164)
第五章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	(165)
第一节	税警团事件	(165)
第二节	德县路事件	(172)
第三节	青岛会谈	(175)
第四节	苦难的八年	(180)
第五节	日本对青岛的思想战	(189)
第六节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199)
第七节	李先良与崂山抗战	(206)
第八节	日本战败投降	(212)
	附:日本第二次占领时期青岛市长一览表	(218)
第六章	国民政府后期的统治	(219)
第一节	美蒋反动派的“劫收”	(219)
第二节	遣返日俘与惩办汉奸	(226)
第三节	军事冲突与军事调处	(230)
第四节	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237)
第五节	隐蔽战线上的斗争	(242)
第六节	青岛的解放	(246)
	附 1:国民党青岛市长一览表	(251)
	附 2:中共青岛党组织领导人一览表	(251)
第七章	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	(253)
第八章	近代青岛文化概述	(266)
第一节	科技	(266)

第二节	文学·····	(274)
第三节	艺术·····	(288)
第四节	文教与体育·····	(294)
第九章	辉煌的新青岛·····	(302)
第一节	接管青岛——凯歌奋进的岁月·····	(302)
第二节	三大运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309)
第三节	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319)
第四节	十年建设——探索中的曲折与发展·····	(322)
第五节	十年动乱——极“左”思想酿成的民族悲剧 ·····	(326)
第六节	改革开放——昂首阔步迈向新世纪·····	(331)
第七节	工业巨人——擎起黄海之滨的明珠·····	(346)
第八节	农村新貌——充满希望的沃土·····	(361)
第九节	生活空间——日新月异的国际化大都市 ·····	(365)
第十节	民主法制——强固社会主义的柱石·····	(390)
第十一节	精神文明——昂扬明快的主旋律·····	(394)
第十二节	科教兴市——托起明天的希望·····	(398)
附 1:	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一览表·····	(408)
附 2:	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 一览表·····	(409)
附 3:	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一览表·····	(409)
附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主席 一览表·····	(410)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411)
后记 ·····		(419)

第一章 德国对青岛的占领与统治

第一节 青岛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的黄海之滨,镶嵌着一座美丽的城市,依山傍海,山、海、城浑然一体,勾勒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色。这就是中外驰名的青岛。

青岛古为东夷地,《礼记》中说:“东方曰夷。”夷是“大”与“弓”两字组成的,暗示东夷人为身挎强弓的威武之士。商周时期,青岛地区分属莱、莒、介诸国,春秋战国时期,青岛大部分划入齐国的版图,小部分归属鲁国。

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初设 36 郡,郡下设县。当时,青岛地域有胶东郡(下设即墨县、不其县)和琅琊郡(下设琅琊、黔陬、计斤等县)。其中,琅琊成为秦东部沿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and 重要的港口城邑,秦始皇曾三巡琅琊,筑琅琊台,立刻石,两遣徐福出海求仙,其后,秦二世、汉武帝等均曾来此巡游,使之成为蜚声海内的千古胜迹。汉初,在今即墨境内田横岛上发生了五百壮士集体殉义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一页。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 70 年),琅琊因地震而走向衰落。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封伏湛为不其侯,六传到伏完。伏完之女伏寿为汉献帝皇后,于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因对曹操专权不满而被杀,伏氏灭族,不其国除。据考证,不其位于今城阳区域阳镇。南北朝时期,发生宋魏不其之战,城池损毁严重,为北魏所攻占。北齐天保七年(556 年),即墨和不其同时废县,并入广长县。广长县中心位于今天的平度市,统辖范围包括平度、

莱西、即墨的大部分地区和城阳、崂山及市内各区。

隋朝初年又恢复即墨和不其原来的建制。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不其县并入即墨县,青岛地区基本上纳入它的版图,另外,增设胶西县(位于今山东高密),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裁废胶西县,并入高密县,下设板桥镇,板桥镇港便成为唐宋时期盛极一时的外贸港口。

宋元佑三年(1088年),复置胶西县,县治板桥镇,为促进对外贸易,专门成立密州板桥镇市舶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废胶西县,改设胶州,隶属山东布政使司莱州府管辖。从此时至清初,即墨县隶属胶州管辖,而即墨县又涵盖今青岛市区(当时称为仁化乡文峰社)的大部分地区,所以,青岛便间接纳入了胶州的行政管辖范围,青岛便与胶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与青岛有关的事物都带上了“胶”字,如“胶州湾”、“胶澳”、“胶济铁路”等等。

明清之际,正值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内忧外患,兵连祸接,青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明朝,日本倭寇来犯,垂涎于青岛的险要和富庶,便以黄岛为巢穴,频频袭扰胶州湾沿岸,对青岛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明洪武二年(1369年)至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十余年间,倭寇对山东沿海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侵扰行动,胶州湾周围的胶州、即墨等地均遭劫掠。明朝政府不得不在胶州湾沿岸设置卫、所多处,派兵驻守。这些卫、所主要有:灵山卫、鳌山卫、浮山所、夏河寨所、胶州所、雄崖所等,驻军万余人。各所均设置临海城堡和烽火墩台若干座,以便遇敌报警,遥相呼应,互为驰援。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实行海禁政策。海禁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抵御侵略,捍卫国土,但客观上却妨碍了青岛地区正常的海上贸易,不利于青岛经济的发展。

清朝初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再加上风调雨顺和青岛

人民的辛勤劳作,青岛农渔业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千古未遇的变局。然而,中国沿海地区的炮火硝烟在短期内并没有弥漫到青岛这片不为世人瞩目的土地,青岛依旧是那样的太平、那样的安详,俨然一座世外桃源。清咸丰九年(1859年),清政府在今青岛地区的塔埠头和金家口设立厘金局,在青岛口和女姑口设立分局,兼管胶州湾一带的港口贸易及征税事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在烟台设立东海关。同治四年(1865年),清政府将塔埠头、金家口、青岛口、女姑口的厘金局分别改为东海关分关和分卡。据女姑口众商董所立《重整旧规》碑文记载:“青岛、女姑等口,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可见,当时青岛口、女姑口一带经济已颇繁荣。

女姑口位于胶州湾东北女姑山下,白沙河口,今归属青岛城阳区。青岛口即今天的栈桥海面,岸边房舍交错,田野葱茏,亦即“青岛村”。此名来源于海中的小青岛。当时胶州湾有三座岛屿很有特色:一为小青岛,遍覆松柏,四季长青,又称“琴岛”,“琴岛”之名,据《琴岛诗话》说,“取其山如琴,水如弦,清风徐来,波音铮铮如琴声之故”,“琴岛”,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美妙的名字啊。一为黄岛,荒山秃岭,与小青岛恰成反照。一为阴岛,地处湾中,终年多雾,阴霾蔽日,如今阴岛已改名为红岛,由于泥沙淤积已于本世纪初与内陆连成一体。

青岛村分成上下两村。上青岛村在今迎宾馆和龙口路一带,村民多从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下青岛村在离海较近的今太平路天后宫附近,居民多为渔民、艚公和商人。青岛村的人口约计三四百户,船舶上百只,村民靠自己辛勤的双手,丰衣足食,过着殷实平静的生活。

青岛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天后宫,便位于青岛村中。天

后宫始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崇祯末年、清雍正年间、清同治年间又多次重修,“增其旧制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节枋(梁上的短柱)耀彩,金碧腾辉”,足见当时天后宫的壮观。这座代表着中国妈祖文化的庙宇式古典建筑,成为青岛村民的精神寄托。每逢节庆,村民们“群集天后宫,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山场、大书、兆姑、梆柳、秧歌、江湖把戏,无所不有”。这段历史记载,简直就勾勒出一幅早期青岛社会的风情民俗图画。

青岛村东面有座会前村,又称“汇泉村”。这是青岛建置前沿海一带仅次于青岛村的第二大村,中心是今中山公园办公室至花卉园一带。该村背依太平山,前濒汇泉湾,村民主要从事农渔业,现在的第一海水浴场就是当年该村的停舟晒网之地。会前村之得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因为在今市北区道口路上有座“清溪庵”,每年正月初九为“清溪庵”的传统庙会,俗称“萝卜会”,而会前村的地址正好在“萝卜会”之南,顾名思义叫“会前”,即庙会前面的意思;二是村子背依太平山,最初叫“会山”,村子在“会山”之前,而叫“会前村”。

据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即墨志》记载,除了青岛村、会前村外,当时青岛还有小泥洼、鲍岛、仲家洼、扫帚滩、海泊、四方、杨家村、亢家庄、斩山、辛家庄、墨岛等村落,这些村落无疑是青岛的雏形。村中的百姓,堪称青岛的拓荒者,他们辛勤劳作在青岛这片沃土上,为青岛的早期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章高元与青岛建置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屈辱的近代史的第一页,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激起了列强无穷的侵略欲望,步步紧逼。胶州湾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列强的注意。

1861年,英国军舰“多布”号闯入胶州湾驻泊。中法战争中,法国又“屡次声言将由胶州进图北犯”。1884年,为提防法国舰队侵犯胶州湾,对北京构成威胁,清朝下令山东巡抚陈士杰调派二百余名官兵进驻青岛口设防,战后旋即撤走。此次青岛设防,虽然时间十分短暂,但表明清朝已经初步认识到青岛重要的战略地位。

1886年,清政府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大臣许景澄和御使朱一新先后上奏,建议在胶州湾建筑军港,巩固海防,但负责海防事务的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仅派部下刘含芳和英国人朗卫理前往胶州湾,“相度形势,计划设防”,结果,刘含芳经实地勘察后,上奏光绪帝,认为胶州湾的地理位置及四周山水形势不利设防,布防青岛之议便由此搁浅。

时隔五年,1891年3月26日,北洋海军成立三周年,李鸿章在山东巡抚张曜陪同下,到旅顺军港校阅北洋海军。校阅完毕,6月6日,由旅顺经威海,抵胶州湾“查看港湾”。耳闻不如一见,李鸿章见到胶州湾的险要地势,改变了原来的轻视态度,认为此“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6月11日,他便上奏朝廷,力主在胶州湾派兵驻防。6月14日,光绪帝批准了李鸿章的奏折,这标志着青岛正式建置的开始。

1892年春,李鸿章商请新任山东巡抚福润,派淮军将领、登州镇(今蓬莱)总兵章高元主持青岛防务。章高元(1842~1913),字鼎臣,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早年在安徽招募淮军时,他应征入伍。因在中法战争中立有战功,而擢升为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接到命令后,会同盛宣怀、孙金彪等拟定防务规划,报呈李鸿章获得批准。同年秋,章高元便亲率清军一镇(计有骧武营、广武营、嵩武营、炮兵营),共约两千名官兵开进青岛设防。

来到青岛后,章高元即大兴土木,修建胶澳镇守衙门。镇守

衙门位于青岛口海滨(今人民会堂),衙门规模庞大,是章高元及其部下办公和居住的地方。门前旗杆耸立,刁斗入云,显得十分雄伟高大。衙门对面为青岛河,长达15米的照壁墙在河岸与大门相照,上面绘有一幅恶龙捉太阳的大型壁画,这是贪欲的象征,用以告诫那些每天进出衙门的官吏,时刻牢记要“勤政为民”。

与气派的镇守衙门相比,章高元的海防建设,却相形见绌。因为腐败的清政府确实“财力不支”,而有限的海军经费又被挪用修建颐和园,章高元想进行更多的海防建设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仅筑造了“南海栈桥及团岛、青岛等处旧式土垒”,官兵操练也不积极,整日无所事事,一副涣散的样子,根本无力承担起守土御敌之责。

应当承认,章高元的进驻,对青岛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1893年,为解决章高元驻军的通讯问题,清政府在杨家村(今登州路一带)设立有线电报房。据《海防档·电线篇》记载,这条电报线“由胶州造至青岛海口止,设线141里,动用工料转运后费银8488两”。尽管这座有线电报房只有一人负责,使用的是一台老掉牙的手摇“莫尔斯”电报机,仅可与济南、烟台、胶州通报,但它毕竟是近代科技成果在青岛的最早出现,使青岛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便捷,这无形中促进了青岛经济的繁荣。青岛再也不是一个与世隔绝、默默无闻的渔村了,而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迈进。

以镇守衙门和天后宫为中心的前海沿儿,变得日益繁荣。衙门前的主要街道叫“衙门街”;通向东北方向的是“东关街”,此处多为车马店和酒店;通向西北方向的是“大街”,又称“新街”,大体在今天的龙江路一带,分布着不少杂货店、绸布店。那时,农历逢五、逢十为赶集之日,四里八乡的百姓,纷纷云集前海沿儿,摆摊设点,买卖兴旺。尤其是清明节前,春汛即将开始,渔民们虔诚

地来到天后宫,举行盛大的“祭海”活动,祈求天后娘娘保佑,更使前海沿儿处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

因陆上交通不发达,青岛的海上交通十分畅便,从而导致海上贸易趋向繁荣。据统计,从1891年至1896年,每年进出胶州湾的南北货船达上百艘之多,船只载重一般在6000石至9000石之间,年进出口贸易额约300万两白银。除与国内沿海港口交易外,还与朝鲜等国有贸易往来。海上贸易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青岛经济的发展。

在青岛早期经济发展史上,涌现出许多懂经营、会管理的商号老板,比较著名的是胡增瑞、胡存约父子。胡家祖籍云南,明朝洪武年间迁来青岛,居住在会前村。开始以打渔为业,略有积蓄后,便弃渔经商,胡增瑞开设了瑞茂烧锅(酒店)。胡增瑞仗义疏财,经常接济贫苦乡邻,在乡邻中享有盛誉。大家在天后宫集会,决定成立民间团体“公所”,推举胡增瑞为会首,协调处理民间事务。他儿子胡存约子继父业,后来曾开设瑞泰协商号,经营杂货,这是当时青岛规模较大的商号之一。胡存约还写过一本《海云堂随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清末青岛工商业发展概况,成为研究青岛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德国侵占青岛后,胡存约曾任胶澳总督府参事会的华人董事,经常为华商利益而与德国殖民者交涉,颇具威望。

章高元在青岛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岁月。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辽东战场告急,由于山东与之隔海相望,清政府决定从山东调兵驰援。清政府思忖再三,认为“时山东将领中,惟总兵章高元尚堪备用”,这主要是考虑他在中法战争中“骁勇善战”,于是,章高元便率所部主力从青岛乘船开赴辽东战场。

章高元在辽东战场与日军作战,表现还算不错,“子弹告竭,则以锋刃突击日军”,“据战壕血战”,“短兵肉搏”,便是当时史书的真实记载。辽东一战,章高元所部牺牲的军官就有十余人,元

气大伤。1895年战争结束,章高元所部返回青岛。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青岛所处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险恶。

沙皇俄国首先把侵略魔爪伸向青岛。1895年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以“过冬”为名,驶入胶州湾,第二年,又一批俄国军舰开进胶州湾,停泊了数周。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预示着列强要对青岛下手了,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图谋侵略青岛的国家中,德国显得最为狡猾。早在1869年3月,德国间谍斐迪南·冯·李希霍芬就来到青岛,以考察为名,搜集情报。他认为“山东的煤品质优良,能制成上等焦煤。这种焦煤具有高度的热力。”“要开发丰富的山东煤矿,只有开通胶州湾和确保胶州湾附近地方”。回国之后,他撰写了五卷本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书中大肆鼓吹“胶州湾是适合德国占领的理想地点”。此书的出版,无疑煽动起德国侵略胶州湾的狂热。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详细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为日后侵占胶州湾做了必要的准备。11月29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占领胶州湾。不久,根据德国皇帝的指示,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于是,德国便加紧了侵略活动。1897年2月17日,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正式通知外交大臣马沙尔,德皇已决意占领胶州湾,“俾一俟时机到来,计划可立即执行”。为保证计划实施,德国又派海军工程师乔治·弗朗求斯赴胶州湾调查,“于胶州湾之形势、面积、气候、潮流、水土性质、人民风俗、工商渔牧、农林、路矿、经济状况及日后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各项计划甚详”,其结论和李希霍芬如出一辙:“山东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在军事上与经济上乃最适合(德国)的地点。”德国真有些按捺不住侵略欲望了,大有张大嘴巴,一口吞下胶州湾的架势。

德国为什么把侵略的矛头对准胶州湾呢?原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上任伊始,威廉二世就交给他一项任务,“在中国沿海寻找德国能够建立军事基地和经济基地的地方”。当时,经初步考察,曾选择厦门、三沙和舟山三个目标。蒂尔皮茨老谋深算,再三权衡,最终放弃了这三处初选目标,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自己阅读过的资料来看,使我甚至在没有亲眼见到这些港口之前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推荐给我的三个港口都不合适。因为英国人早在40年代就已经研究了中国整个的海岸线,而德国人现在是姗姗来迟,这对于我们来说,除了厦门这个条约港和舟山群岛之外,只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那就是未经镶嵌的东方之珠青岛。”青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湾、适宜的气候和便于设防的条件,吸引了蒂尔皮茨,于是,他一再建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出兵侵占青岛。可以说,在德国侵占青岛的整个决策过程中,蒂尔皮茨起了重要作用,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德国夺取青岛主意已定,却又不能不顾及有着同样野心的俄国。早在1896年,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向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直言不讳地谈起胶州湾这个天然的不冻港,想试探一下俄国的态度,不料,喀西尼表示:“胶州(湾)已被中国当局许给我们,作为我们军舰的过冬之地。”海靖碰了壁,但德国并不死心,暗中下大气力,做俄国的工作。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897年8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达成默契,德国支持俄国夺取中国北方良港旅顺,而俄国则不干涉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胶州湾就这样成为列强交易的牺牲品。

可悲的是,作为青岛地方最高长官的章高元却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仍然处在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中,防务比较松懈,一旦德军入侵,便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青岛沦丧。章高元对青岛的失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辞其咎。但作为清朝命官,他

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当时政局颓废腐败的一个缩影。对章高元本人来说,也算得上是晚节不保。青岛失陷后,章高元一度被免去官职,后来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又被重新启用,出任重庆镇总兵,清朝覆灭后,隐居在上海,1913年病死。

第三节 巨野教案

德国侵略青岛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剩下的只是等待时机,寻找出兵的借口了。

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西南部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发生了一起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为德国入侵青岛提供了借口,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巨野教案,因巨野县当时属曹州府管辖,故又称曹州教案。

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条约和炮舰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形成一股特殊的势力。不应否认,传教士中确有热心宗教事业者,但问题是,为数不少的传教士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他们来到中国,与官府和地方恶势力相勾结,沆瀣一气,压迫和鱼肉百姓,从而引起百姓的不满和反抗,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879年第一个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来到山东。此后,其他德国传教士也纷至沓来。1894年,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到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传教,势力发展很快。

1897年11月1日,是天主教的节日(诸圣瞻礼)。郓城县传教士韩理和汶上县传教士能方济,不约而同地来到磨盘张庄教堂,与薛田资聚会,三人相聚甚欢。晚上,薛田资将韩理和能方济安置在自己的寝室休息,自己则到教堂守门人的小屋睡觉。深夜十一点左右,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雾濛濛中,十多个手持短刀的人摸进教堂,猛砸房门。已经睡下的韩理和能方济知

道大事不好，掏出防身用的手枪，从窗口对外射击，但无济于事，这些人终于破门而入，手起刀落，将韩、能二人杀死。至于薛田资，则乘乱逃跑，侥幸生还。

对于巨野教案的真相，历来众说纷纭。生还的薛田资一口咬定是当地农民组织大刀会制造的。而清政府的说法则是“起意行窃，强盗杀人”。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披露，巨野教案是当地一些农民出于“借洋人头扳倒狗县官”的朴素复仇念头而策划制造的。主谋是当地农民刘德润。此人对官府素有不满意，因而聚啸山林，结成一伙“仁义响马（土匪）”，只取贪官恶霸不义之财而不掠贫苦百姓。其手下有一喽罗反水叛变，到巨野县衙告发了刘德润。巨野县知县许廷瑞立即调兵遣将前往捉拿。刘德润恰好不在家，清兵便捕去了刘的妻子和16岁的女儿做人质。刘为救妻女，想出了一个绝招，窜到距巨野92公里外的曲阜。夜深人静之时，潜入孔府，绑架了“衍圣公”的一个外孙，并在影壁上留言：“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若不为民正义，休怪好汉刀不仁。”刘德润识字不多，但却知道曲阜孔府的能耐有多大。当时，孔府威比皇室，可对地方官员下发公文，百姓视之为“龙文”。孔府果然为救“衍圣公”的外孙而下发“龙文”至巨野县衙，许廷瑞不得不将刘德润的妻女释放。妻女还家后，刘德润听说她们在大狱中受了凌辱，怒不可遏，决心报仇雪恨。怎么报仇呢？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借洋人头迫朝廷斩杀县官头的绝妙办法。于是便有了这起巨野教案。作为身处偏远落后的鲁西南地区的一个普通农民，不了解世界形势，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此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再说薛田资逃出教堂，一口气跑进巨野县衙报案。知县许廷瑞得知本地发生如此涉外大案，惊得目瞪口呆，匆忙下令集合大队清兵，立即赶赴磨盘张庄。为表示自己保护不力的负罪愧疚之